



彩排

《1991青年優秀作品選》

●紅塵俗世中，有多少
不甘沈寂的心在尋覓
——午後的夏荷、秋
夜的星光、哲人的沈
思、父親的汗、母親
的淚、孩子的笑容、
情人的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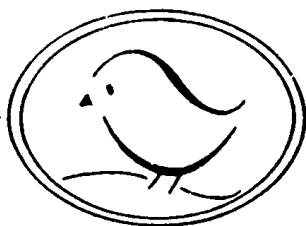
台大文學院／幼獅公司編輯部 主編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1991青年優秀作品選〉



彩虹村

台大學文學院
幼獅公司編輯部主編。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彩排：1991青年優秀作品選／台大文學院・
幼獅公司編輯部主編 --初版．--臺北市：
幼獅，民81

ISBN 957-530-327-X (平裝)

830.86

81001827

彩排——一九九一青年優秀作品選

主編者：台大文學院・幼獅公司編輯部

校對者：林如仙・陳肇健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人：李鍾桂

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3樓

電話：(〇二)三一—二八三三

郵政劃撥：〇〇〇二七三七—三

門市：①幼獅文化廣場・臺北市衡陽路6號

電話：(〇二)三一—八五二二

②高雄幼獅書坊・高雄市中正四路18號

電話：(〇七)二八二—二七八四

印刷者：嘉雨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一八〇元

出版：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四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82041

ISBN 957-530-327-X(平裝)

出版者的話

隨著政治、社會的日益開放，出版界也不斷的推陳出新。然而在琳瑯滿目的圖書中，無可否認的，文學叢書仍舊是大部分讀者的「最愛」。只是在商業利益掛帥的今日，除了成名作家的作品會大受青睞外，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卻鮮有發表作品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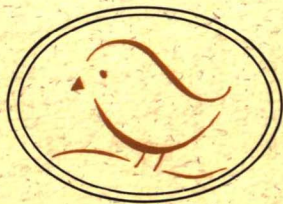
身為出版界的一員，幼獅文化公司數十年來就一直努力地發掘，培養優秀青年作家，並協助出版作品，使其作品成為一般青年學生最「親切」的優良讀物。公司旗下的「幼獅文藝」，便是秉持這樣的理念，除了開闢了如「九〇年代新星系列」、「散文新秀」、「現代詩新銳」等專欄，刊登未成名作家作品外，並且也不定期以「特輯」的方式刊登大學文學獎優良作品，讓他們有一塊發表新作的園地。

這十幾年來，各大學文學獎舉辦不輟，且蔚為風氣，蓬勃發展的結果，當然出現了許多優異作品，也為文壇注入了一股新生命。本書就是從「大學文學獎」

中以極嚴格的標準挑選出來的作品，從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出學生已走出狹隘的思想空間，取而代之的是更深遠的社會關懷與人文素養。書名名之為「彩排」，就是希望青年學生經過這次的「文學彩排」後，能為明日的文壇締造一次成功的演出，我們也樂見這些文學的演員都能成為九〇年代最閃亮的新星。

今後幼獅公司仍將秉持著「為青年服務」的原則，適時進行此一有意義的工作，且深盼在堅持水準的原則下，能為文壇發掘更多的新秀，為自由中國的青年展現更耀人的光彩。

幼獅文化公司編輯部 謹識



彩排

1991
青年優秀作品選

殘冬已盡，大地春回，時光如流水般的消逝了，然而在時間的交會裡，生命總帶著些難測的變數，使人對著未可知的將來，作永無止境的探索和追尋。紅塵俗世中，有多少不甘沈寂的心在尋覓——午後的夏荷、秋夜的星光、哲人的沈思、父親的汗、母親的淚、孩子的笑容、情人的凝望……一切的悲劇、喜劇都像一條條的小溪匯入文學的巨流中。

本書精選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包括了小說、散文、新詩等，有年青人的掙扎與執著、矜持與浪漫……是愛好文藝的您不能錯過的。

ISBN 957-530-327-X (平裝)

目錄

小說

孤寂的年代

彩排

窮狗

順水流

明日

重審

散文

斷想集

古代呼聲

2

□古勝偉

41

□褚士瑩

90

□簡孟頤

120

□徐筠軒

145

□洪鈺蘋

174

□歐文林

203

□鄭文倩

209

□王智忠

如是我聞

昔日芳草

窗

窄巷

今夜月色恰似那夜

寂靜之春

新詩

飼虎事件

觸體物語

一九九一記某場戰爭似曾結束

得友人楓一枚

217

□殷寶寧

228

□張萬珍

238

□陳玉芳

244

□黃錦樹

251

□張志仁

261

□林志豪

272

□陳大為

283

□陳大為

292

□陳熙遠

296

□黃尹瑩

辭題

花蓮四天三夜

夢醒未醒時

奈何行

教室裡的白蜘蛛

南寮

300

□張博棟

306

□王 信

309

□王志銘

312

□吳俊輝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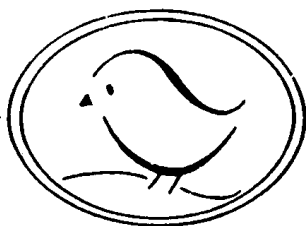
□吳嘉卿

318

□林麗珍

719164

7211
699
《1991青年優秀作品選》



彩虹村

台大學文學院
幼獅公司編輯部主編。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孤寂的年代

●古勝偉

堂嫂死了。死於鱗狀皮膚剝落。

她自從六年前嫁給阿六堂哥之後，隔不到兩年，就染上了這種討人厭的病，不能吹風不能工作，終於在幾天前，死於台北長庚，結束了她三十歲不到的生命。而遺體就在台北火化後，由阿六哥帶回老家高雄，他們結婚的地方，準備於明天下葬。

我們事家在高雄是個大族，在前幾年阿公死時，族人就惋惜地說，如果阿公晚死半年，子子孫孫的，人數就可以破百了。

人又多，生死迎送，喜慶祭哀的事情就多了，對於生於台北，長於台北的我而言，要南北趕赴這些宴席的事，真是希望能免則免，而回去高雄，就只忙著認一張張半生不熟的面孔，喊一些自己都不太能理解的稱謂，對於別人的喜，別人的哀，我這個都市孩子，是不太能感同身受的。

這一次，為什麼肯回高雄，一方面是趁著長假，另一方面方美儀她要回台中，我們約好一塊坐火車下去，順便把假期後一齣戲的劇本討論一下。對於劇中，女主角的結局，我們一直還沒有定案。

我和她是在高中時就認識了，相處了這兩年多下來，工作上，是默契不錯的搭檔，生活上，也會一塊分享彼此的風風雨雨，而在感情上，她倒是我的避風港，每當我在男男女女間的問題有了波折，總會和她傾吐。她總會靜靜地聽我說我的心事，每次望著她清澈的眼睛，總有一種被寬容淹沒的鬆懈，彷彿所有一切不愉快都可以暫拋一邊，而她總是在我說完以後，看著地上的一堆菸蒂，再看著我說：「最後一根了吧！要保重自己。好嗎？」，我總會一次又一次地說：「好」，可是還是免不了以後在生活、感情上的困擾，而她自己，是不大說她的心事的，我對她的事情，所知不多，也許是她沒什麼可講吧！我只知道，在今年初她好像有一段若有似無的插曲，而一會兒就煙消雲散了。

在感情的看法上，我倆有一段不算短的認知差距，我認為，這種事是一種學習，這個時代裡，每個人都帶著面具，誰也不能一眼就看穿別人，更不能看穿自

己，所以，我們必須在錯誤中學習愛情，在傷口裡成長，而她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寧願錯過，也不願錯誤。

前一陣子，一起去看一齣話劇社演出的戲：「阿奇莉特勒絲與巴比隆尼亞奧」。

這是一個家族六世的故事，這個悲哀的家族每一世都會出一個美麗的阿奇莉特勒絲和一位迷人的巴比隆尼亞奧，本來，相愛原本就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相守卻是難得的奢望，可是，這些戀人卻又背負了一個可悲的咀咒，它咀咒，這個家族的人都得不到他們所愛，就算相愛的人結合了，就會有一個可怕的未來等著他們，他們會生下一個有豬尾巴的孩子。

這位因錯誤而使家族背負宿命的人——老尤莉拉，活了幾百年，身體縮小成可以放在火柴盒裏，她看著自己的子孫們，看著每一世的阿奇莉特勒絲和巴比隆尼亞奧都在痛苦地躲避宿命和自己所愛也愛自己的彼此。

於是，一位安靜的阿奇莉特勒絲嫁給了豬頭神——村裡頭最大的豬，為了解救村裡頭正瘋狂蔓延的瘟疫，她說：「這是命運的安排，我相信也是最好的安排。」

而當花匠的巴比隆尼亞奧就自殺了，於是，一個當獵戶的巴比隆尼亞奧，被自己飽受冷落的妻子用槍轟破了腦袋，而他的眼珠一路滾回家，問老尤莉拉，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看到這裏，我倆坐在黑暗的視聽小劇場，眼睛靜靜的凝視，誰也沒有說話，在我倆心裏，各有一番不同的衝擊。

最後，第六世的阿奇莉特勒絲不肯向宿命屈服，她和巴比隆尼亞奧一起逃走，逃離了阿奇莉特勒絲的前夫，逃離了世代的家園和在火柴盒裡的老尤莉拉，可是還是逃不離宿命的糾纏，就像一位智者早已預言的，他們生下了一個長豬尾巴的孩子，而阿奇莉特勒絲在生產時，羊水尚未流盡，就難產而死了。

走出劇場，那天台大的夜晚很陰沉，我送美儀回宿舍，一路上兩個人靜靜地走著，夜風吹來，冷冷地滿懷心事，兩個人一句話也沒有說。

半夜，躺在床上，以前所有在我生命中駐足過的女孩子的臉，一張張在我腦海裏交錯而過，也一張張破碎，而把所有片段沉澱後，只剩下美儀的溫言慰藉，和一雙清澈包容的眼睛。

和美儀在車站見了面，上了莒光號，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了下來。我們坐的是上午十點的車，到高雄要五點才能到，而到台中，只要三個小時。

在昨天，就跟美儀說過我南下的原因，但是，言語之間，我想自己是不太可能露出太多的關心，關於堂嫂的事，所以上車，沒談些別的，我們就開始討論那齣迫在眉睫的劇本。

我們從第一幕開始修，對於燈光、配樂的問題是大致沒有意見的，而演員走位和台詞的部分，可能在排演時修改彈性還很大，也並不需要去細細琢磨，可是也費了不少時間。

尤其接下來談到最後一幕，這兩位初知世事的主角，到底是分是合，兩個人才熱烈地討論了起來。

其實，基本上，這兩個人的個性是不適合的，也許在情深意濃的時候，兩個人可以去調適，去包容，但是，當兩個人的蜜月期結束，問題由迷不迷戀彼此轉移到生活的方式，悲劇也許就會發生。所以，美儀要他們在歷經理智的折磨後分手，連彼此對彼此的心意都不需坦白，可是我卻希望他們結合，而後來分手的結

局，用暗喻點出，在這裏，我們有了爭執。

美儀說：「你太殘忍了，明知是悲劇，為何要讓他們連朋友都做不成？」，她頓了一會兒，繼續說：

「他們彼此不適合，他明白，她也明白，認識那麼許久，他們只是熟悉了彼此的生活方式，習慣於讓彼此安慰自己，現在，他們的意亂情迷，也是一時的假象而已，再給他們一段時間，我想，他們都會明白的。」我聽著美儀舒緩的語調，看著她清澈的眼睛，仍是一如昔往的謹慎。可是，我認為，能夠理智的話，那全世界不就没有任何故事了嗎？

「是的，他們的確是意亂情迷而已，他們也知道彼此並不適合，可是，在那種時候，他們也都會堅信，自己可以為另一方改變，而兩個人可以處在一個能夠互相擁抱的地方。」，我轉過頭去，望向窗外，心中有另一種異樣的感覺緩緩蠕動，突然想起，一些臉孔，和眼前的人。我繼續說：

「也許你没交過男朋友吧！要不然，據我所知，所有人的後悔都在分手之後，電視上是，小說上是，電影上是，MTV裏是，麥當勞裏是，西門町是，整個台北

都是，我們不必把故事拉的離現實太遠，現在的人，誰能理智地搞清楚，自己是怎樣，誰又是誰？」我轉過頭來，對著她笑：

「阿奇莉特勒絲，和巴比隆尼亞奧離我們太遠了。」

窗外的陽光灑了進來，把我和她照得明晃晃的，我向窗外，不敢再說一句話，這個時候的我，需要理智，那種可以把自己層層保護的盔甲，否則，也許下一個字，我們兩個就不能再做朋友了。

突然，美儀說：「也許，我們可以從頭再來，把男主角的性格改變，也許……事情不會那麼糟。」

我不敢回頭去看她的眼睛，怕看到期待，怕看到正經，怕看到試探，更怕看到溫柔……我一向不是在這方面駕輕就熟嗎？為什麼就是害怕去面對她？我只好打趣的說：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而美儀仍是不露悲喜地說：

「噢！」